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〇〇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00)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S/4426 (S/4482 and Add. 1-3) 的第四次報告書; 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E. ORTONA (義大利)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00)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S/4426(S/4482 and Add.1-3)的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S/4426(S/4482 and Add.1-3)的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一. 主席：理事會在過去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曾同意邀請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亞、迦納、幾內亞和摩

洛哥等國代表參加討論。既然沒有人反對，本人邀請上述各國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Quaison-Sackey(迦納)，Mr. Caba(幾內亞)，Mr.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Mr. Aboud(摩洛哥)及 Mr. Vidić(南斯拉夫)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第八九九次會議所作陳述的英法文傳譯作成。

二. Sir Patrick DEAN(聯合王國)：當本人最初向理事會建議在目前情形下最好遵守理事會限制有關程序的辯論僅由理事會理事國參加的現行辦法時〔第八九九次會議，第四十一段〕，本人並無意特指曾請求發言的某一代表團而言。本人原當希望無需說明這一點，但因鑒於蘇聯代表提出了一些莫須有的意見，本人覺得此刻不得不明白和毫無疑義地把態度表示一下，載明於紀錄。

三. 聯合王國代表團絕對不否認幾內亞代表有權參加辯論理事會目前這個項目，他曾被邀出席就該項目發言。不過，本人雖曾極注意地聽取 Sir Claude Coreia 所發表意見而深為敬佩，但本人仍覺得允許一個非理事國參加有關程序的辯論勢必創立先例，可能在將來引起許多混亂情事。理事會中最近討論的若干問題使它邀請了好些非理事國參加辯論。本人覺得倘若我們此時不循現行辦法，那就會大大地擴延我們有關程序的討論，並因此而延遲我們有關實體的討論。再者，本人不知道世界上有何會議允許非會員參加其有關程序的辯論。

四. 因此，爲了這些理由本人仍覺得理事會在這方面的現行辦法是妥善的，而我們在目前與將來均應公正地予以遵循。

五. Mr. MILLET(法蘭西)：鑒於蘇聯代表所提意見，本人不願大家對於本人在上次會議中所作關於准許幾內亞代表參加辯論問題的陳述的本旨有所誤會。幾內亞代表欲就一項問題發言，照法國代表團的意見，該問題只有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有職權去處理。

我們在採取該項意見時並未歧視任何國家。本人今晨曾獲一種印象，即南斯拉夫代表擬就實體問題而不就程序問題發言。因此，本人的意見對於他的發言亦可追溯既往而適用的。我們即使不提出一個經人指稱的政治歧視問題，程序問題已使我們遇到够多的困難。本人要重說一遍：在法國代表團的心目中並無政治歧視之意。

六. Sir Claude COREA(錫蘭): 本人不得不再度發言，引以為歉，而本人要說明的是本人不克同意聯合王國代表所提意見，深感不幸。但是本人誠願提出一點意見如下。本人完全了解他所提關於准許被邀出席理事會會議的會員國參加純粹程序問題討論一事的意見，而倘若我們目前只有那一點成為問題的話，那末本人願意採循他的思路並接受他的立場。但是，本人於上次會議曾請求在這個場合中不管那政策問題，理由為本人相信我們不願造成一個印象而使人認為我們對於一個被邀會員國與另一被邀會員國竟予差別待遇。本人固深知聯合王國代表——就此事而言，理事會中任何其他代表也是一樣——並無意作這種區別，但是我們不但應當避免作這種區別，並應避免在外表上有作這種區別之嫌。我們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既准許了一個會員國參加程序問題的討論，而現竟不准許另一會員國參加討論，本人不願重述此事。

七. 因此，本人再度謙恭地建議：在現有情況下，我們既已准許一個被邀會員國參加程序問題討論，那末我們亦宜准許願意參加此次討論的其他會員國參加討論，但此舉不得構成一個先例，我們堅決地表示根據我們臨時議事規則或根據慣例，這種參加討論通常是不准許的，將來亦不應准許；換一句話說，在將來場合中，不應以今日之舉作為一個先例。本人想這樣便能解決我們現所遭遇的困難。這便是本人所要提出的一項意見。

八. 主席：理事會各位理事業已聽到各方對於在目前程序問題辯論中應否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問題的各種意見。

九. 本人必須說明此刻主席面臨的問題是錯綜複雜的。本人想到各方所提的各種意見，特別是 Sir Claude Corea 方纔提出的意見。不過，照主席的看法，各方所提意見大不相同，本人想主席除將該問題付表決外別無良策。關於這一點，本人要強調這次表決完全是屬於程序性質。

一〇.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從主席方纔所說的話中本人沒有聽清楚是否有人提出關於不准幾內亞代表發言的正式動議。

一一. 根據聯合王國代表所作陳述，本人瞭解他反對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但是他曾否作任何正式提議，則本人不大清楚。因此，在將該問題付表決前，本人希望主席闡明這一點。

一二. 主席：為闡明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起見，本人覺得應當說明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在目前進行程序辯論時應否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因此，本人將以下述方式將這個問題付表決：凡贊成此刻應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人請舉手。

一三.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從主席所作解釋中本人仍不十分瞭解是誰提議不准幾內亞代表發言。倘若沒有這樣的一個提案，那末顯然就沒有人反對准許這位代表發言，因此也就沒有問題可交付表決。但是倘若有人提議不准幾內亞代表發言的話，那末我們希望有人能指明是誰提出這樣的一個提案，於是我們就可以進行表決。但是倘若沒有不讓他有發言權利的提案的話，那就是沒有反對意見，主席就應當讓他發言。

一四. 主席：主席目前所應付的問題就是幾內亞代表請求在此刻發言一事，而主席有儘速推進會議程序以便進行實體問題辯論的責任。我們審議的問題是幾內亞代表請求在目前發言，主席有聽取並解釋有關該問題的辯論的責任。主席亦有在某一階段決定必須採取的其他步驟俾使會議得循序進行的責任。

一五. 因此，本人必須重新說明在聆悉了本議席上的各種不同意見以後，即使沒有任何理事提出正式提案，本人身為主席，亦必須就應採取的下一步驟作一決定，而就本人而言，下一步驟是就幾內亞代表請求發言問題向理事會請示。因此，照主席的意見，本人方纔提出的交付表決辦法是與目前的情勢相符的，該項辦法就是：凡贊成准許幾內亞代表請求的人請舉手。

一六. Mr. LEWANDOWSKI (波蘭): 本人覺得關於程序的情形是很清楚的。當我們邀請五個非理事會理事的會員國代表出席會議時我們是邀請他們來參加辯論的。這裏並無議事規則——本人要強調這一點——禁止或限制在理事會中發言和參加辯論的權

利，而本人希望能聽到曾訴諸議事規則的三位代表中任何一位來說明所指這類規則何在。

一七．既然並無限制參加辯論權利的任何議事規則，那末我們目前所能表決的就是聯合王國所提而後經美國及法國代表支持的那項反對意見，但是本人沒有聽到主張該項意見的任何提案。

一八．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完全同意波蘭代表所作陳述，但要補充一句話：既然幾內亞代表曾請求發言，倘若該項請求引起任何反對意見的話，那末我們祇能以決定不准他發言一法來拒絕他的請求。聯合王國、美國和法國代表業已提出反對意見，但是這些反對意見到目前為止僅以口頭陳述的方式來表示的，正如在理事會及其他機關中常常發生的現象一般；這裏並無不准他發言的正式提案。在這情形下，主席居於會議主持人的地位，除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外別無他途可循，因為這裏並無不准他發言的任何正式動議。因此，本人要求：倘若聯合王國、美國及法國代表認為他不應發言的話，那末他們就應當提出一個正式提案。倘若他們怕這樣一個提案不會獲得良好反應，那末他們就應該公開說明這一點。本人覺得他們僅提出幾內亞代表不宜參加辯論的意見，不肯作一提案，而設法把責任推到主席身上，這似乎是不十分正當的。

一九．本人深感遺憾的是由於確實反對聽取幾內亞代表陳述意見的若干國家代表缺乏勇氣，致使主席不得不擔任一項任務。本人認此為憾事，但是本人覺得主席不應擔任該項任務。倘若聯合王國、美國及法國代表認為幾內亞代表不應參加我們的討論——雖然他有權參加並曾請求發言——那末他們就應當提出一個正式提案。否則我們就沒有作任何表決的理由。事理是十分坦直的：根據普通議事規則，理事會中若無為理事會多數理事所贊助的任何正式反對意見，主席就得讓幾內亞代表發言。

二〇．主席：本人業已聽到波蘭及蘇聯代表所作陳述。本人認為這些陳述並不能幫助解決該問題，因為它們祇證實這個問題的錯綜複雜性質。本人前已說過，主席面臨着一個在程序方面極為複雜的問題，因為正如蘇聯代表所說，在一方面，某數代表曾對讓幾內亞代表發言一事提出反對意見——雖然他們並未正式提出，但在另一方面，蘇聯代表自己曾請求——本人引述他今晨所說的話——“邀請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就當前問題發言”〔第八九九次會議，第六十七段〕。

二一．本人說進行表決的方法就是請理事會各位理事表明他們是否贊成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本人認為這不過是反映蘇聯代表今晨所說的話。

二二．因此，本人重申本人擬用下述方式將該問題付表決：凡贊成在目前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人請舉手。

二三．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主席曾談及他面前問題的“錯綜複雜”。本人覺得造成這種“錯綜複雜”情形的人就是主席自己，因為他不曾採循他身為主席時所應採循的議事規則，而設法訂立新的議事規則，這樣當然會使他遭遇重大困難與複雜情形。本人對他表示同情，但是本人覺得主席自己應負其處於困難境地的責任。

二四．根據議事規則，凡被邀參加工事會會議的所有代表都有就任何問題發言的權利。關於這個問題，議事規則並未規定任何限制。第三十七條稱被邀代表得參加任何問題的討論。這就等於說倘若幾內亞代表請求發言，那末根據議事規則，主席必須准他發言；這裏並無複雜情形。

二五．但是主席說某數國家代表——聯合王國、美國及法國——曾表示反對。本人同意他們曾發表他們的意見，但是他們並未請求將一個不准幾內亞代表發言的提案付表決。因此，在這裏可適用的議事規則就是主席應據以准許已請求發言的任何聯合國會員國提出陳述的那項規定。

二六．主席又曾說本人以蘇聯代表的資格表示應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並且說他想根據本人意見就該問題擬具一種說法而交付表決。

二七．但是，有什麼理由本人不應批評理事會中反對——照本人看來是沒有道理的——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其他理事的態度呢？正如理事會中任何其他理事一般——例如聯合王國、美國及法國代表等——本人就這一點發表了意見，希望這對於他們所作最後決定可能發生一點影響。

二八．本人在這樣做的時候希望他們將不堅持他們所主張不應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提議。本人此刻可以說：他們既然不曾提出不應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提案，那末他們就是不堅持他們的意見；換一句話說，我們所提各項意見（本人及波蘭與錫蘭代表所提意見）顯然對於他們已發生了一些影響。

二九。因此，這裏並無根據來斷言應將本人的陳述變成一個提案：本人尚未提出任何正式提案。

三〇。在這情形下，本人覺得主席的簡單職責是遵守議事規則而不是創造新的規則。有人曾根據議事規則請主席准許他提出一項陳述；無人提出主張不應准許他發言的正式提案；因此主席就不得不准其所請，因為沒有人正式提出反對意見。我們任何人均可發表一項意見：美國、聯合王國及法國代表均曾發表他們的意見；本人亦曾發表意見，而錫蘭代表也這樣做過；但是這並不能構成主席應將該問題作成提案交付表決的理由。

三一。既然沒有人正式提出提案，根據議事規則主席必須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

三二。蔣先生：理事會會議中時常有人引用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因此這一條時常經人解釋和採循。該條中“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任何問題”一詞一向被解釋為係指任何實體問題或事項。本人出席理事會約十四年，而本人不知有任何其他解釋。非理事會理事國從來沒有參加過有關程序的討論，例如應邀請那些代表團參加辯論，理事會應在何時開會，理事會應在何時散會或理事會下次會議應在何時舉行等問題。所有此種程序問題的辯論祇有理事會正式理事國才能參加。

三三。主席面臨的問題本可由主席作一裁定，那就很容易地解決了。但是，主席因注意到理事會中略有分歧意見，他為顧全禮貌起見，請求各位理事發表意見，而有人表示了反對。即使在此刻，主席仍可作一裁定。不過，倘若他為顧全禮貌而仍堅持要徵詢理事會各位理事的意見，他完全有權將該問題交付表決，而該項表決結果就應當作對主席提出的一項諮詢意見，藉以幫助他斷定理事會多數理事採何立場。

三四。本人覺得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辯論已久。主席可就該問題作一裁定或照他本人所提議將該問題交付表決。

三五。主席：為答覆蘇聯代表起見，本人要向他鄭重保證本人並未自尋煩惱，製造困難。很不幸的，該問題本身具有錯綜複雜性質，因此本人必須徵詢理事會中各位理事的意見。本人想這句話亦答覆了中國代表的評論，他好意地說本人本可作一裁定，但為顧全禮貌而請求理事會各理事發表意見。

三六。現在再來討論我們的問題，本人要重說一次各方意見分歧。因此，本人除將該問題交付表決外別無其他辦法。在進行表決時，本人必須顧及問題的性質及有關實際情況，問題就是幾內亞代表請求在目前發言。

三七。本人要補充一句話，本人在聽取各方意見時，除聽到蘇聯代表曾一度用“正式”一辭外，未聞其他代表用這字樣。蘇聯代表曾說——本人再引他的話——蘇聯代表團“正式請求邀請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就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發言”〔第八九九次會議，第六十七段〕。

三八。因此，本人覺得倘若本人將蘇聯代表正式請求依下列方式交請各理事表決，他當不以為忤：凡贊成准許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在目前發言的各理事請舉手。這是本人的裁定，本人此刻即進行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錫蘭、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中國、法蘭西、義大利、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阿根廷、厄瓜多。

表決結果贊成者四，反對者五，棄權者二。該項動議遭否決。

三九。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本人將簡短地解釋本人的投票。大家也許曾注意到本人不曾參加關於主席所作裁定等事的最近討論，但是當然有人察悉本人十分同意主席的裁定。本人今早曾說過，本人投票反對該項動議並非由於本人對幾內亞代表或幾內亞有不禮貌或歧視之意，而是因為美國代表團和此間若干其他代表團一樣確信我們應當避免發生非理事國參加程序事項討論的問題。

四〇。正如本理事會中一位真正老資格——十四年以上的老資格——所指出，這種參加討論過去從未做過。本人也要代表美國代表團斷然拒絕蘇聯代表所作意謂美國立場背後必有某種歧視態度的那項無根據的結論。本人要說明倘若本人事前早知南斯拉夫代表擬就一項程序問題發言的話，那末本人也會表示反對。本人確曾覺得為顧全禮貌起見，本人不應以提出一項程序問題的方法打斷他的言論，況且他的講詞實際上是很簡短的。本人希望此刻我們可以言歸正傳，此事已經遲延過久了。

四一。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蘇聯代表團希望就該問題表決結果提出下列一項陳述。

四二。第一，事實顯示將該問題交付表決是違反議事規則的，而主席竟亦參與其事，我們引以為憾。

四三。第二，安全理事會不曾反對聽取南斯拉夫代表關於邀請剛果共和國問題的一項陳述。本人聽到美國代表方纔說倘若他早知南斯拉夫代表擬就程序問題發言，他會提出反對的，此語使本人頗感訝異；因為凡出席此間會議的代表們都曾聽到主席在邀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前曾說通常是不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就程序問題發言。但在這個事件中，因無人反對，他准許了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四四。因此，本人覺得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美國代表亦在內——都明白南斯拉夫代表擬就那一點發言。美國代表、聯合王國代表以及法國代表均未提出反對意見。但幾內亞代表提出陳述的問題一發生，他們就立刻反對。無論西方各國代表說些什麼，他們的態度總是歧視一個非洲國家的態度。

四五。第三，從表決結果可見有三個大國——即美國、聯合王國和法國——反對幾內亞代表發言；附和者有義大利代表和一位不代表任何人的代表。

四六。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美國、聯合王國和法國代表為什麼不曾提出一項主張不應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的正式動議，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一項動議無法獲得通過動議所需的七票。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靠主席的協助，並通過他來取得一項完全不正當而與議事規則不符的決定，在事實上這是一項對聯合國一個會員國含有政治歧視意義的決定。

四七。蘇聯代表團不能承認該項決定是正當的，並認為此事應完全歸咎於既反對准許幾內亞代表發言而又缺乏勇氣來就該問題提出一個提案的這些國家代表。

四八。主席：關於這一點，因無他人要發言，本人願先以主席資格說幾句話，然後再以義大利代表資格說幾句話。

四九。現以主席資格發言，本人已聽到蘇聯代表方才所作陳述。本人覺得在辯論過程中本人已將主席在主持會議時所依據的原則與理由充分予以解釋，因此本人認為蘇聯代表所提關於本人行為的某些意見至少可以說是不能確當的。

五〇。此刻以義大利代表的資格發言，本人祇想說明照義大利代表團的意見，我們必須認為理事會方才所作表決是嚴格地關於程序的決定，該項決定事涉與理事會辦法及正當程序有關的一個原則問題。因此，我們的表決應解釋為不是針對任何一個代表團的，即幾內亞代表團。本人想理事會中沒有人要限制幾內亞代表團在實體問題辯論中發言之權。

五一。正如其他代表所已指出，就這項表決而論，我們絕對沒有意思以任何方式來歧視某一代表團，並且我們企盼在舉行實體辯論時於可能範圍內儘早聽到幾內亞代表發表意見。

五二。本人希望我們就前一問題舉行這樣冗長的辯論之後沒有忘掉我們在舉行辯論前所面臨的那個問題。本人想我們此刻應回來討論以前所辯論的程序問題，即有關邀請剛果代表出席理事會議席的問題。我們曾聽到關於這個問題的各項意見，甚至也聽到一些建議，但是本人要回到辯論的那個有關部分，俾可獲悉凡曾提出建議的任何理事是否要把他們的建議當作正式提案。在事實上本人到目前為止尚未聽到主張邀請這個或那個代表團或兩方都邀請或都不邀請的任何正式提案。因此，倘若理事會中任何理事有意提出一個正式提案，本人擬請他們即予提出，以便我們進行討論。

五三。Mr. LEWANDOWSKI (波蘭)：本人想來闡明一點意見。本人在今晨關於剛果共和國政府代表問題的陳述的最後一部分中曾提出一項意見，若蒙各位允許，本人擬引述所言如下：“本人提議即邀請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正式委派的代表 Mr. Kanza 出席理事會”〔第八九九次會議，第三十四段〕。主席，倘若閣下覺得這不是一項正式提案，那末本人就要闡明波蘭代表團願將該提案當作一項正式提案。

五四。若承各位允許，本人願就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另一問題說一兩句話；閣下在引言中曾說明我們此刻將討論一項程序問題。波蘭代表團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程序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與剛果目前情勢的實體問題有關。本人不妨補充一句，美國代表今晨在建議我們不應聽取剛果任何人發表意見並不應就誰代表誰問題進行辯論——倘若本人沒有記錯他的陳述——的時候，他指出了——也許是不願意地——審議中的實體問題是與代表權問題有關的。

五五。主席：理事會中刻有波蘭代表所提的正式提案，該提案稱我們應邀請——本人用 Mr. Lewan-

dowski的確措辭——“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正式委派並從剛果國內衝突開始時起即以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代表資格參加安全理事會會議和發言的 Mr. Kanza”出席理事會[第八九九次會議，第三十四段]。各位對於波蘭代表的該項提案有什麼意見要發表麼？

五六.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預期在波蘭代表提出陳述後美國及其他國家代表要發表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並提出反對該項提案的論據，但是本人看到他們在目前並不亟欲辯論此事，顯然這是因為他們的立場很有問題。因此，本人擬乘機來對本人於今日會議開始時所作陳述和波蘭代表所說的話補充幾句。

五七. 照我們看來，剛果共和國代表權問題不應在這裏引起任何糾紛，因為直自剛果事發時安全理事會僅與一個政府相交，安全理事會曾從這個政府接獲有關援助這新成立的非洲共和國的申請；安全理事會曾通過一項關於援助該政府並與其進行磋商的決定，並請聯合國秘書長提供這種援助並進行此類磋商，又於嗣後通過的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決議案[S/4405 及 S/4426]中重申該項立場。

五八. 因此，理事會業已直接與剛果政府和它派在這裏的代表相交。那末為什麼在這次會議中會發生代表權問題呢？事實上，在安全理事會中對剛果政府代表權問題發生疑問到底是為什麼人的利益呢？

五九. 照我們看來，這整個問題是那些蓄意瓜分剛果共和國和侵犯其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的人所故意虛構的。說剛果情況不明和懷疑誰應在這裏代表剛果的人正好就是這些代表們。

六〇. 我們就沒有這些疑慮。從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以來，我們就主張贊成維持剛果的領土完整並保衛它的政治獨立。我們曾支持並將繼續支持剛果中央政府。我們曾與該政府代表相交，並擬繼續這樣做去。該政府受剛果人民與國會支持一事實益證我們的此項見解為然，剛果人民與國會曾一再表示信任該政府與其總理 Mr. Lumumba。

六一. 我們相信在這情形下我們沒有懷疑被派出席理事會的代表團是否有權的任何理由，因此，我們竭誠支持波蘭代表所提主張應邀請 Mr. Kanza 所領導的代表團參加討論我們議程上項目的提案。

六二. 方纔在理事會中分發了一個文件[S/4514]，該文件對於我們所討論問題的解決有極重大的

關係。因此，本人擬再度發言，促請理事會各位理事注意九月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部長銜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六三. 這位部長銜代表在此函中說明剛果共和國議會兩院於昨日——九月十三日星期二——召開的特別屆會中以八十八票對二十五票決定以全權交給由 Mr. Patrice Lumumba 領導的政府，棄權者三；議會並在同一屆會中宣告在剛果共和國中可能自稱存在的任何其他中央政府是不合法的。這位部長銜代表繼稱：

“剛果共和國的唯一主權機關——議會——於是明確和斷然證實了它前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對這個唯一政府所投的信任票。議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後者與政府合作，以期在八日內向議會提出一個新的憲法草案。

“鑒於上述情形，本人業已接奉剛果政府及兩院主席正式及堅決訓令，倘若安全理事會准許一個不合法政府的代表出席理事會，則本人決不參加理事會會議。”

六四. 本人相信剛果共和國這位部長銜代表的此項陳述對於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大有重要性，且證實了本人早先所發表的意見。

六五. 蔣先生(中國)：本人想提出一項初步意見。波蘭代表在向理事會提出他的提案時曾說明他認為他的提案是一項關於實體而不是關於程序的提案。本人要正式表示本人不同意對於他的提案的這種解釋。在理事會中凡有關邀請非理事國參加會議的提案一向都被認為程序問題而不是實體問題。該項區別有極重大關係。倘若我們認為邀請一非理事會參加辯論的動議是一個實體問題，那末當然我們就可以對該問題行使否決權。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決不應讓這一類提案有受否決權支配的可能，而本人希望把這一點載明於紀錄。

六六. 本人此刻要討論關於邀請的問題。本人想說明中國代表團及中國政府從剛果問題辯論開始時就盼望聯合國能予剛果人民以可能最大的援助，藉以恢復剛果境內和平與秩序並維持該共和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我們贊成予剛果以最大援助的這種態度與願望現仍不變。本人對於邀請問題所說的話與中國政府在上述一方面所採取的基本態度無關。

六七. 剛果國內情勢似乎不僅逐日不同，幾乎是時刻變遷的。中國代表團真覺得無法斷定目前那一方

是剛果共和國的政府，不論其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政府。本人覺得像波蘭代表所提議的那種決定對於這個問題未免未明實情而預作判斷，並等於使安全理事會對剛果共和國內政進行干涉。中國代表團為了這個理由而不能支持波蘭代表的提案。

六八．Sir Claude COREA(錫蘭)：錫蘭政府在剛果共和國政府獲得獨立後立即予以承認，而就錫蘭政府而言，最近並無情事足使我們改變我們對剛果政府所採取的這個立場。

六九．我們深知確有許多困難之事發生。我們曾聽到政府某某部分發生的更動。根據剛果憲法的規定，政府係由若干機關組成的，其中之一即為總理及其所屬各部長。憲法亦規定關於國家元首將部長免職及議會批准國家元首所任命部長的程序。根據憲法上規定的一切辦法，我們不克指出任何情事足以確定證明在剛果獨立不久後經議會提名並批准的總理業經免職，或經合法地依憲法手續剝奪其職位。在事實上，據我們方纔所獲關於昨日議會參眾兩院舉行聯席會議的消息，顯見最初受命並自從剛果獨立時起一直任職的總理業已獲得多數議員所投的信任票。

七〇．我們又曾聽到該國元首又指派了一位總理。倘若這是事實，那麼依照剛果憲法第四十二條，總理應當到國會去請求議會批准他的任命。倘若議會曾於昨日舉行聯席會議，倘若那位新受委的人不曾到議會去，而這位原任總理曾到議會去並獲得議會的信任票——假定我們所獲情報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認定原來的情況未變，並且議會業已核准該總理的留任。

七一．主席，正如閣下所瞭解的，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徹底研究這個問題。當我們審議實體問題時，我們希望提出可能有助於闡明這個問題的某些提案。此刻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就是剛果共和國政府業已派遣其代表。該政府所指派的代表亦就是被派出席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的代表。

七二．無論如何，我們覺得安全理事會不應拒絕這位代表，我們在過去已多次接待這位代表，他曾參加我們的討論，並且關於他的地位的更動，我們並無確實消息。倘有任何確定消息的話，那就是剛果共和國議會方在昨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中充分確認了總理的地位。

七三．為了這些理由，並因錫蘭政府承認剛果共和國現有政府——至少是當我們承認剛果共和國和該

國獨立時存在的政府——本人支持關於邀請該政府代表參加理事會會議的那個提案。

七四．Mr. AMADEO(阿根廷)：本人於今晨討論中就這一點發表了意見後本不擬再度發言，但是鑒於錫蘭代表的意見——他的意見本人總是洗耳恭聽的——本人覺得本人必須解釋阿根廷代表團對波蘭代表團提案的意見。

七五．正如本人在上次陳述中所說，阿根廷政府相信在這問題中應予考慮的首要因素是一個政府能否有效地行使權力一層，而單從這一點來看——在這裏我們是處理一個事實問題——目前的情勢是十分混亂的，正如我們此刻接獲的報導所證明的。因此，阿根廷代表團認為我們無須考慮法律問題，因為關於正統的法律問題應由剛果人民自己去解決。

七六．雖然，照阿根廷代表團看來，即使從法律的觀點來說，剛果情勢亦是極不清楚的。一個政府在國際上應由國家元首及其所派代表或代理人來代表的，這是一項公認的原則。

七七．我們均已承認剛果共和國，我們承認它和它的元首。本人幸曾代表阿根廷參加獨立典禮，而本人是向該國元首 Mr. Kasavubu 呈遞國書。

七八．蘇聯代表亦曾向該國元首呈遞國書，而他的國書跟本人的一樣無疑地說：“本國政府將與貴國政府和睦親善，永矢勿替。”

七九．既然如此，在刻有兩代表團的情形下——其中一個攜有國家元首所簽署的證書，而該國家元首即蘇聯代表及本人(以阿根廷代表資格)在雷堡市向其呈遞國書者——照本人看來，至少我們應對誰行使合法權力問題暫時不作決定。

八〇．本人承認蘇聯代表自可有他自己的意見，但是本人不懂得他怎樣可以說這裏沒有問題，沒有疑問，而情勢十分明朗。本人羨慕他有慧眼使他能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而我們其餘的人都認為情勢是錯綜複雜的。

八一．本人不願作冗長演說，但同時本人不願使人認為阿根廷代表團正設法阻止剛果代表——不論他們自稱代表那一個當局——陳述意見。因此，本人必須補充說我們不反對根據臨時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聽取兩個代表團陳述意見的任何提案，但在陳述意見時他們不以代表的資格而以我們願意聽取其陳述意見的人士的資格發言。

八二. 倘有任何代表團提出與這些意見相符的一個提案，那末阿根廷代表團將欣然予以支持，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使我們必須就對於理事會將來決定剛果問題一事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嚴重問題跟某一方站在一起的任何提案，不論該提案是以關於實體或關於程序的動議的方式提出的。

八三. **主席**：本人面前有一個正式提案，即波蘭代表已提出的提案。本人想我們此刻可將該提案付表決。

八四. **Mr. LEWANDOWSKI** (波蘭)：主席，倘若沒有其他發言人要就該提案發言，又蒙閣下及理事會允許，本人願提出幾項意見。

八五. 關於阿根廷代表所說的話，本人要說明我們面前的情勢是十分明朗的。我們必須決定邀請何人出席理事會的問題，而照波蘭代表團的提案，我們應邀請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所派代表團，該代表團團長是 **Mr. Kanza**。

八六. 阿根廷代表說從憲法的觀點來看，剛果的情勢不明，他不能支持我們的提案。本人要向他指出在 **Mr. Kasavubu** 和 **Mr. Ileo** 簽署的電文中 [S/4504/Add.1]，他們提議安全理事會應考慮接受另一種政府的代表；因此這不是我們應否決定聽取剛果來人某某提出祇由他個人負責的某些情報的一個問題，而是我們必須決定剛果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權問題。本人方才提及的那個文件聲稱來人將為正式代表。波蘭代表團當然反對這一點，為了這個理由，我們在討論開始時就提出該提案。

八七. **主席**：我們此刻開始舉行表決。凡贊成邀請以 **Mr. Kanza** 為首的剛果代表團出席理事會者請舉手。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錫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阿根廷、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突尼西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表決結果贊成者三，反對者零，棄權者八。

該提案未獲七理事國的可決票而未通過。

八八. **Mr. SLIM** (突尼西亞)：本人想來解釋本人所投的票。各位也許會注意到本人在大家討論程序

問題時未發言。此時業已舉行表決，本人要解釋本人為什麼這樣投票。

八九. 在目前情況下，我們的問題是決定在兩個剛果代表團中邀請何者參加此番辯論，而突尼西亞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無權作任何決定，要是這種決定因其所根據的理由而可能構成干涉剛果憲法問題，而憲法問題完全是剛果共和國及其人民該管之事。

九〇. 憑良心說，本人認為理事會不能就這個問題作一判斷。為了這個理由，本人於表決時棄權，而此舉並不預斷突尼西亞政府對於實體問題所採取的立場。

九一. **Mr. MILLET** (法蘭西)：本人亦擬解釋本人所投的票。法國代表團不能投票贊成波蘭代表團向我們提出的提案，因為該提案含有關於剛果憲法問題的一項決定，而安全理事會無須處理這種問題。因此，法國代表團不能支持該項提案。

九二. **主席**：我們此刻即將辯論實體問題。本人也許應諮詢理事會的意見。發言人名單上有四人，關於我們應否繼續進行辯論或延至明日或今晚再行開會，本人將悉從尊意。各位有什麼特別意見嗎？

九三. **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擬根據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提出一個正式動議，以便理事會其他各位理事就本人即將提出的一項建議發表意見，該項建議就是：我們即行延會，俟今晚晚餐後大家認為方便的時候再開會。

九四. **主席**：沒有人以動議方式提出正式提案。但是，我們有一個提議。我們倘定今晚八時三十分集會，有人反對嗎？倘若沒有人反對，我們就延會，今晚八時三十分再開會。

九五.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願對閣下的提案提出一項不大重要的修正，倘若沒有人反對，我們不妨提早半小時——就是在晚上八時——再開會，以便今晚聽取好些位發言人的意見。

九六. **主席**：非敢預斷理事會其他理事意見如何，本人卻要說不辭勞瘁總是美德；本人即擬延會，等到今晚八時再開會。既然沒有人反對，理事會將於今日午後八時再行集會。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o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900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1-18740
Jan. 1962-100